



2022年购书杂记

姜宏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每到岁末年初时，我都会对一年来新收藏的图书做一番盘点，是为留住记忆。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壬寅年也不例外。

2022年伊始，我便有针对性地购书总量加以严格控制，即全年购书数量不超过30册。对于一位好书者而言，这样的决定多少有些残酷，但权衡起来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毕竟买来的书无处安身，更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消化，已成为当前最纠结的难题。

回首2022年的购书单，最先收入囊中的是刘运峰编著的《鲁迅书衣录》（九州出版社）。这是一本相对小众的书，一般书店怕是很难买到。我先是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觅得踪迹，然后通过互联网按图索骥得之。当时一并购买的还有一本小众书，名为《方寸艺术——日本藏书票之话》（浙江大学出版社）。在我的记忆中，作为藏书衍生品的藏书票，一度有过它的高光时刻，但如今读纸质书的人少了，藏书票的式微之势已无法阻挡。

阳春三月，偶然看见书店有售本土

气息浓郁的《厦门吃海记(1-3)》（鹭江出版社），随手翻阅，感觉不仅与几年前购得的三册《海错图笔记》（中信出版社）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更接地气，遂全部拿下，悉数收藏。买过之后，一时又萌生些许遗憾，主要是想求得作者签名却不知从何下手。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四个月后，单位组织有关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的专题讲座，邀请的就是朱家麟先生主讲。朱先生正是《厦门吃海记》的作者，签名留念的愿望，竟在不经意之中神奇地实现了。

缘于雷打不动的个人爱好，在我去年的购书单中，文史类书籍依旧占据绝对优势。我先后购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浙江人民出版社）、《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萧红史料》（春风文艺出版社）、《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史微观察》（三联书店）、《鲁迅传记研究资料汇编》（文化艺术出版社）、《赵树理手稿》（中国工人出版社）、《九个人》（译林出版社）、《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九州出版社）、《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

（天地出版社）等等。

其中，这次购买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我收藏该书的第三个版本，另外两个版本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版和复旦大学版。而《岁月沧桑》入手，则终于让我集齐了钱理群先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这套书的另外两部《1948：天地玄黄》和《我的精神自传》，我早已拥有。除此之外，有关“二萧”（萧军、萧红）的作品以及各类研究资料，依旧是我购书中重点关注的目标，夏晓静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萧红史料》，则算是壬寅年有一定质量的收获吧。

购书之余，去年收到好友赠书的惊喜，也需要“记录在案”。

一本是《读书滋味长》（团结出版社）。这是厦门本土作家张遂涛出版的第二本散文集。为此，我还主动赶写了一篇《一本有真情意的书话集》的书评，以示感谢。另一本是《立法起草——规制规则的艺术与技术》（法律出版社），厦大法学院姜孝贤助理教授的译著，不仅专业，而且颇见语言和文字功底。我与孝贤本家因地方立法而打交道多年，有幸在第一时间获赠大作，感到颇为惊喜。

书生书事

微书评



● [德] 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曼著，黄霄翎译：《赫尔曼·黑塞与托马斯·曼书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12月

两个如此不同甚至曾彼此嘲讽的文学巨匠能如此通信数十载真是可贵。他们一起经历了魏玛和纳粹时期，在异乡反复衡量国族的意义。他们是如此迥异，又仿若同胞兄弟。“您可别死在我前头……失去了您，我会感到无比寂寞。”曼对黑塞说。

（冷建国）



● 杨苡口述，余斌撰写：《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译林出版社，2023年1月

之前读过《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从杨苡奶奶的文字中认识了她。这本是百岁老人杨苡口述的自传，看到奶奶年轻时的样子，真是大家闺秀的气质。她说的都是那个年代的旧式家族的事。

（长安月）



● (德) 韩炳哲著，程巍译：《山寨：中国式解构》。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月

很有意思，作者认为中国精神不接受任何断裂与孤立，复制品的再创造是与原作间的游戏，文化产品只具有功能价值而非谁的所有物。在这里边界无限模糊，作者不存在，作品也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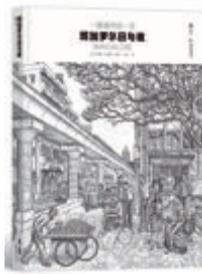
（布帕夏）



● 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的女性》。新星出版社，2022年11月

本书胜在史料罗列得详尽，作者确实花了苦功夫，但在分析上稍显单薄，叙事性更是薄弱。今年读了一些国内历史学者的作品多有这个问题，可以向海外汉学家学学怎么发掘观点，怎么讲故事。

（Nelly）



● [法] 西蒙·拉穆雷著，朱沁译：《一座城市的一天：班加罗尔日与夜》。广东旅游出版社，2022年12月

被誉为“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这位法国漫画家根据旅居5年的真实经历，用精细无比的黑白素描刻画班加罗尔一天中的24小时，还原这座城的静谧与喧嚣，充满异域风情。

（后浪漫）

（艾秋水 整理）

《山居杂忆》

作者：高诵芬 徐家祯 出版：花城出版社 时间：2022年10月

高诵芬出生于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历经成长、婚嫁、战争、动荡，晚年漂洋过海旅居南澳，在儿子徐家祯的协助下写就此书。老人云淡风轻地讲起故乡的四季风俗、人事变迁，及家族百年的沉浮与悲喜。一部罕见的传统中国的温情记录。

父母为我准备嫁妆

因为第一次定在我十七岁时结婚，所以那时我母亲已亲自同家里的一个账房先生一起去上海采办了一部分嫁妆了。买的主要是床上用品、衣料、福建漆器，如茶盘、果盘、缎盒之类，还有当时的新产品，是用叫“电木”的一种材料制的杯碗、盘具，绿色夹白，像玉的样子。

后来，因为徐家老太爷的故世，婚事延期，父亲觉得准备我的嫁妆有了更充分的时间，于是就大规模地张罗起来。

准备嫁妆是很复杂的事，因为女家从穿到用几乎一切都要准备好。大致来说，可以分为木器家具、床上用品、四季衣着、杯盘碗碟、铜锡银首饰等六类。

先说木器家具。我父亲先问媒人，新房有几间，以便按新房的大小准备木器家具。媒人去问后答复说：新房在二楼，前面四间，后面四间，共有八间。前一时期，我父亲偶然看见媒人朱君家有几只书桌前用的、能转的红木椅子，很是喜欢。问其由来，乃知是一熟识的红木匠做的，而且这个木匠有新房用全套家具的图样，在当时很新潮，共计一口三门大橱、镜台、五斗橱、洗脸台、书桌、搁几、大方桌、四只茶几、八张靠背椅子、两只挂衣架、一张麻将桌，共一千银洋，已经给几家人家做过了。父亲听了很满意，就托朱君去把木匠找来我家，与他面谈，要他照样做一套，并且还要他加做一张叫“马鞍桌”的桌子，可以放在新房窗前，以便做缝衣时用。

木匠在家中做了几个月。谁知他平时爱赌博、酗酒，结果入不敷出，于是偷

工减料，省下来的钱都落了袋。比如，所有的橱，凡有镜子的都应装头号镜子，可是他装了三号的，看起来像哈哈镜一样。父亲看了甚为生气，当场训斥他一顿，叫他重新调换头号镜子。木匠无言以对，只好照办。但在重新装配五斗柜的镜子时，不慎把那面好镜子打破了。木匠无钱再第二次调换。还好，五斗柜上的镜子平时不用，也很少人会注意，父亲就原谅了他，允许他把三号镜子装了上去。但我母亲心里不大高兴，认为打碎镜子是不吉利的事。

临近喜事，父亲又去买了沙发、茶几、太湖石的圆桌、红木圆凳之类的家具，说是放在客厅里用的。再叫木匠在家里做了四只被柜，专门放被子用；还有两只菜橱，放在厨房用的；八只箱橱，专放箱子；两只叠橱，专放铜锡器。这些家具都漆成花梨木的颜色。母亲说，这些普通木器不好看，等喜事过去之后让男仆杨海师傅送到男家去，可以放在新房的四个后间，储放杂物。

为了准备被子，我母亲派账房先生到苏北去采购棉花，因为苏北出产长绒花，即纤维很长的棉花，质地好。然后叫弹工来家里定弹棉胎、垫被共三十条，又配上绣花被面和各色绸被面。再定做了几条丝绵被，也配上春冬适宜的被里子。

江西的瓷器是世界有名的，所以杯碟碗盘当然去江西定制。先定制了平日用的山水菜碗、饭碗、调羹、碟子、酒杯各十只，红木筷十双。另有花果缸、茶壶、茶杯、痰盂等，不知其数。除了日常使用的，

畅销书摘